

吴宓

的

情

感世界

何世进 于奇智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何世进 于奇智 著

吴宓的情感世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吴宓的情感世界/何世进, 于奇智著.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1.9

ISBN 7-218-03718-6

I. 吴… II. ①何…②于…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34223 号

责任编辑	戴 和 崔肇钰
封面设计	张力平
责任技编	孔洁贞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经 销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湛江日报社印刷厂
开 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1.5
插 页	1
字 数	274000 字
版 次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0, 000 册
书 号	ISBN 7-218-03718-6/I·562
定 价	1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 (020) 83790667 83791084

目 录

引子	1
一、心一彦文意徘徊	2
二、两地相思托飞鸿	19
三、烟雨西湖伴彦游	35
四、望眼欲穿起沉疴	82
五、得贤义助渡风雨	108
六、欧游辗转约婚期	132
七、六度南行好梦散	151
八、忘年苦恋叹奈何	166
九、流落西南棣华去	215
十、蹉跎翠湖尔琼离	258
十一、群芳尽渺叹孤苦	308
十二、楚地蒹葭各飘零	335
尾声 兰芳曾绕复凄清	354

引 子

吴宓（1894~1978）这位学贯中西的学者、诗人、教育家，他的名字沉寂多年之后，在 20 世纪 90 年代又被炒得沸沸扬扬，进入 21 世纪势头更旺。他在学术研究上开我国比较文学的一代先河，存旧立新，独树一帜，先后创办的《学衡》杂志和清华研究院，名流荟萃，极一时之盛。他弟子三千，影响大半个世纪，深为同辈学者和后起之秀所称道怀念。他的情感世界也异常丰富多彩、美丽奇异而又矛盾错综、凄惻郁苦。他的爱情故事像一块块深藏在山岩皱褶间的珍宝，一经发掘开采、精雕细琢，立刻闪烁出炫目的异彩，钻石般吸摄人心。联缀在一起，便构成了可歌可泣、娓娓动听的爱情乐章。

在吴宓一生的情爱画廊里陈列着一个又一个名媛淑女的丽容芳姿。诚朴贤惠的陈心一，西湖才女毛彦文，燕京大学女生陈仰贤，美国留法女学生哈蕾蒂，青年女作家卢葆华，欧阳修第三十二代孙女欧阳采薇，清华外文系女生 K（高棣华），重庆相辉学院和西南师范学院学生邹兰芳等等，尤以与毛彦文女士的情感纠葛几乎缠绕了吴宓半生。吴宓提倡白璧德人文主义，弘扬传统道德与他实际生活中压抑不住的浪漫主义激情随时产生剧烈冲突，殉道殉情、缠绵郁苦的血泪写下了一页页恋史珍闻，其震撼人心的魅力，堪称千古绝唱。

一、心一彦文意徘徊

谁会想到与毛彦文只开花不结果的啼笑姻缘弄得一向以大学者、名教授而自尊自信的吴宓毁誉参半，苦郁不乐呢？

那是1937年3月30日，美丽的北平城正值“二月春风似剪刀，裁成千万绿丝绦”的最佳时节，清华园清水荷塘里已浮出了嫩绿的新叶。这天下午，吴宓正端坐在藤影荷声之馆书写怀念毛彦文以及他新近与美女绛珠等频繁交往的日记，忽然接到弟子钱钟书从英国牛津大学寄来的信件。钱说他撰写的《吴宓先生及其诗》是温源宁编辑的英文《天下》月刊的约稿。先寄给老师审阅，以免老师责怒，并请速寄温刊登，一个字也不能改。而该文居然对吴宓当年与毛彦文的爱情生活痛加指责，并且贬抑毛彦文只不过是年华已逝、卖弄风情的女人，而吴宓身为文人学者却中年离婚，追逐毛女士又不可得，岂不可鄙可笑么？

吴宓看了，气咻咻地吼叫：“胡说，宓爱彦文，纯出自真诚，完全合乎道德。谁说我浪漫？简直是隔靴搔痒！”但他终于违心地让其发表。

事隔两日，另一弟子周煦良又前来报告：翻译家、剧作家李健吾最近写成三幕话剧《新学究》，竟以吴宓先生生活轶事为题材，严重失实，极尽讽刺挖苦。剧中述有三事：一、吴宓因发妻陈心一不读《红楼梦》而忿然离弃；二、吴宓苦恋毛彦文，同时

追求许多名媛美女；三、吴宓自愿借钱与秦善璧，而又时时逼债，还要高利贷……

没等周煦良把剧情讲完，吴宓气得两眼圆睁，面色紫涨，暴跳如雷，厉声骂道：李君未能担任清华教授竟无端迁怒于我，编戏辱弄，何其怨毒！唉，我只有自杀离世，乐得耳根清静。

吴宓只不过逞一时之忿，不仅有生之留恋，而且任凭社会怎样议论嘲笑，他依然痴痴地苦恋着毛彦文女士。

不是么，此事已过去两年多的1939年7月13日，即在毛彦文的丈夫熊希龄病逝之后他接连发出求婚信函二十多封却毫无回音之时，他仍然做着与毛欢爱的美梦。他梦见游览到一个不中不西的奇异的海滨，投宿进整洁优雅的小旅馆，听说毛女士（熊夫人）居此，他立刻求见。毛彦文盛装艳服，袅袅婷婷，如绿柳拂风，那张丰满的鹅蛋脸白皙如玉，言语也极富磁性。开初责备吴宓性情孤傲、负心绝情，继经吴宓耐心解释，备述思念之苦，终于热烈拥抱、缱绻绸缪，他生平第一次享受到与毛彦文做爱的高峰体验。从此如影随形、成对成双，他始而挽臂，继而搂住她细柔的腰肢款款而行，走亲访友，备受青睐。前来祝贺者塞门填户，络绎不绝。

吴宓震惊而起，方知是梦。仔细回忆，原来前一天晚上曾以《红楼梦》占卦。该卦称说他与毛彦文新寡之后的关系如何发展，是成是败，当查阅《红楼梦》第55回。

吴宓欣然听命，当即从书架上取出《红楼梦》，飞快翻检第55回。曹雪芹分明描述：凤姐私语平儿“好，好，好！”三个好字！我说不错。只可惜他命薄，没托生在太太肚里。

吴宓放下书本，推窗眺望园里的藤萝荷花，微风徐来，神清志爽，他蓦然回想到今年5月与钱学熙曾有一次深谈。钱不是说过么？毛彦文与老朽的熊希龄的夫妻关系只不过徒有虚名，况且

熊已寿终正寝，毛彦文始终在精神情感上是属于吴宓先生的。那天夜晚，吴宓告别钱学熙，当即用《红楼梦》占卜。卜毛彦文的结局，得第57回，曹雪芹赫然写道：“紫鹃笑道，你知道我并不是林家的人，……”

吴宓怦然心惊，随即又陷入了沉思。他设想了多种解释，终于觉得究竟如何解读，还得让事实来指证。

1939年7月17日，夜降大雨，吴宓留宿玉龙堆四号与德锡君同床。同室有一姓吴的小青年谈起昆明有一个因抗日战争流寓而来的寡妇，年方22岁，生得像出水芙蓉一样娇嫩鲜灵，拥有资产26万元。有人介绍给吴君哥哥，哥哥气得厉声吼叫：“介绍这等寡妇，简直是人格侮辱！”吴宓却深为叹惋，指责吴兄太愚蠢了，倘若我吴宓不是因为专情于毛彦文，一定要前去求婚。

吴宓如此钟情于毛彦文，个中含蕴着异常曲折的历程。早在20年前毛彦文女士便以她袅袅婷婷的姿彩带着香艳飘逸的诗文，一步步走进了吴宓的文人情怀。

时为1914年5月6日，吴宓正在清华学校读书，同学朱君毅在切磋诗艺时，蓦然展示四首律诗。吴宓浏览一过，不仅字迹娟秀而且情深意远，琅琅上口，击节赞赏：“好诗！好诗！”又见落款署名毛彦文，乘兴询问：“毛彦文是谁？”

“嘿嘿，我表妹！”朱君毅羞怯应答。

“不失杭州才女，你老兄艳福不浅呀！”吴宓重重地拍了他一掌，像是拍在自己心坎上。尔后吴宓与朱君毅同在美国留学，朱君毅果真与毛订下了婚约。吴宓每见毛致朱情采芬芳的信函，不由春心萌动。但他又岂能夺朋友之爱？

1918年秋的一天，吕谷凡拿着远在上海的妹妹的照片托吴宓介绍男朋友。吴宓转赠给留学生胡光鹿，胡轻蔑道：“小家碧玉，何足言爱？！”吴宓却怦然心动，毛遂自荐，欲结伉俪。吕谷

凡竟然回信嘲弄：“你思想不合五四潮流，太保守了，我妹追赶时代新潮，思想个性相去甚远！”

吴宓碰了一鼻子灰，发誓留学期间再不言爱。谁知另一留美同学陈烈勋来信愿将在浙江定海的姐姐陈心一荐为伴侣。吴宓是一个好读书做学问，处理事务却毫无经验的书生，当即征求同学黄华的意见，黄劝他专心致学，回国之后何愁选不中名媛美女？吴宓似觉意犹未尽，转而询问知友汤用彤，汤十分称赞陈心一的真诚执着，单凭这一点就值得吴宓认真考虑。吴宓向来尊敬父母长辈，况且家中一直催他成婚，遂决定将此事禀报父亲（实为叔父）仲旗公，特请陈烈勋将他姐姐陈心一的照片和作文寄去，供父定夺。几个月后，仲旗公看了陈心一照片和作文印象一般，并非出类拔萃之女子，故不作表态。吴宓只好托朱君毅通过毛彦文再作深入了解。

1919年10月10日，吴宓接爹爹（实为亲生父亲）芷敬公来信，对他与陈心一的婚姻表示赞成，老人觉得吴宓已26岁（虚岁），早该成家了。吴宓虑及时势艰难，学业尚无建树，担心仓猝成婚，选错对象会一失足成千古恨，自讨苦吃。

10月18日即接到朱君毅转来毛彦文的长信。称她前不久专程拜访了陈心一女士，并作了深入交谈。陈给她的最新印象是举止大方、态度稳重，着装朴素，不求时髦，却少了些新女性的活泼俏丽。她的容貌轮廓还是看得过去的，倘若皮肤稍白嫩一点，亦不失为漂亮女子。陈女士尚能通达人情世故，只是知识见闻狭窄了些。至于吴宓先生关注的性情从表面看还算得温柔，因过去虽同学却不同班，现在仅作一次交谈，没法透彻了解。在毛彦文看来，陈女士算不得姿色亮丽的活泼女子，仅作一家庭主妇倒是不错的。一切由吴宓君回国亲眼见识之后再作决定较为稳妥。先为知友，后为伉俪，是最好的办法。

吴宓为毛彦文精细的观察和透辟的见解而折服了。连连赞叹：“毛彦文，不失江南才女！”

朱君毅在毛彦文的复函后面写了如下一段话：“毛女士的调查是科学的和客观的。她的结论也如此。匆忙有什么好处？充满了精神交流的谈心比假设和想像性质的文献研究对理性行动是更可靠的指导……”

毛彦文的这封回信和朱君毅的提醒是再明白不过的了，吴宓反倒为难不尽。他辗转思虑，又急不可耐地要做决断，同意或是不同意，不想再作拖延。许是他身在美国感觉孤独，又见朱君毅有了毛彦文这样才貌俱佳的女子颇为温馨，居然一反毛彦文“先为知友，后为伉俪”的金玉良言，擅自决定同意与陈心一结成姻缘。他第二天将这想法跟汤用彤、陈寅恪作了交谈，二人也表示赞成。当天夜晚吴宓致函陈烈勋，称说：一切甚为满意，且赞扬陈心一淑德芳仪，谨即正式允诺。回国之前愿与令姊陈心一时时通信。

吴宓一锤定音之后，又写信给朱君毅，并请转告毛彦文女士，感谢其为他与陈心一的婚事奔走效劳。最后还颇为气派地说：宓决定允婚，纯出自己的心愿，责任自负。

10月30日吴宓又接朱君毅转来的毛彦文信函，称说：前函恕她口快心直，不知吴宓君作何感想？若仅求一中等匹配，则陈心一女士最为适当。若想寻求姿色亮丽又有才识的佳偶，那么陈心一就不值得考虑了。

毛彦文显然对陈心一否定的成分多，觉得这样一个平常的女子很难成为吴宓这样一个学贯中西的时代骄子的理想情侣。

不用说毛彦文对吴宓的仓促表态颇为惊讶，甚至有些忧心。

不出毛彦文所料，吴宓自1919年10月致函陈烈勋允婚之后，心情十分苦恼，总觉不够踏实稳妥，又于1920年1月中旬

致函陈烈勋，称：宓对此事仍多疑惧，请将前函作废。

此时吴宓求学于美国哈佛大学。哈佛大学始创于 1636 年，已有近 300 年的历史，堪称世界第一流的大学。主校区坎布里奇位于查尔斯河岸，波士顿城对面。它的图书馆拥有书库 100 多个，藏书在 1000 万册以上。校园高楼耸立，绿树成荫，园外碧波粼粼，情侣如织。吴宓生活学习在这样优美宜人的环境里，自然希望毕业回国能得一理想侣伴，助他一驰抱负。他于师从白璧德潜心研究比较文学的同时，总为允婚的不够理想怀着忧愁烦苦。更为不幸的是，1920 年初春，流行性感冒在波士顿及美国东北各地大肆流行，死亡甚众，吴宓心情郁苦，终于在 2 月上旬感染上了该病，他勉强支持考完了最后一场试便住进了哈佛大学医院。出院后将致函陈烈勋取消婚约的事，告知好友汤用彤。汤听后喝斥道：“这怎么行呢？既然同意订婚而且陈家又通告了亲友，三个月后忽然取消，如此反复无常，对陈心一这样一个淳朴钟情的女子打击多大啊！”吴宓哭丧着脸道：“怎么办呢？岂不要再给陈烈勋去信，宣布取消之议是错误的么？”

汤用彤听了哈哈大笑，旋即从抽屉中取出一封信给吴宓，原是 2 月初吴宓入院后陈烈勋的来信。陈烈勋称：忽接宓兄来函，想要取消与心一姐的婚约。我给惊呆了！又一转念宓兄是这脾性，一时心绪不宁，感情冲动，便作出这样意想不到的事情，过不了几天一定会后悔的，因此现将原信退还，宣布作废。还望汤兄对吴宓兄多加开导与劝慰。

吴宓读后又与汤用彤会心地笑了。

汤用彤还意味深长地拍着吴宓肩膀道：内弟烈勋已替你取消了，何须多此一举？！

3 月 22 日吴宓开始写信给陈心一，他一挥笔就写了 3000 多字，生恐失误，挂号寄去。而且将此事去函禀报爹爹芒敬公申明

陈家要求行聘仪节，尽量从简，但必须办理三件事：（一）互送庚帖。（二）互送戒指。（三）各自通告亲友。

毛彦文、朱君毅几乎是违心地（或者说意想不到地）搭起了鹊桥。

实际上，吴宓对这桩婚事一直感觉勉强，他首先看不惯内弟陈烈勋每晚必看戏，没有高尚的志趣和远大的理想。而且陈心一在信中也一再表明自己容貌不美，又不善交际，惟对吴宓深表钦佩和仰慕。

此时，吴宓目睹美国社会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冲击下人们道德沦丧、物欲横流，他尤其看不惯美国妇女涂脂抹粉，奇装异服，离婚通奸视同儿戏。秉质如“绣花枕”，行事如“走马灯”，远不及中国妇女淑贞高洁、吃苦耐劳。而方兴未艾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种种，他认为都是西方的病毒祸害，进而想到国内既已人伦破灭、廉耻丧尽，回国之后想求一安宁家庭、理想伉俪而不可得，竟至走到查尔斯河畔，要投水自杀，了此一生。正犹豫间，忽然背后一对情男爱女从林中嬉哈打笑走了出来，河岸并有巡警执着手灯探巡。吴宓一声浩叹：算了吧，死期未到呵！

吴宓终于在1921年夏学成回国，8月8日赴杭州黄醋园巷3号叩访陈宅，陈心一最后出迎，对他一见如故。不出一刻钟，门口忽报：“毛彦文小姐来了！”

吴宓回头一望，只见一个身穿红缎绣花旗袍的年轻女子，跨步入门，将乌黑的秀发披下，白皙中喷着嫣红的鹅蛋脸注满了娇媚，一双水汪汪的眸子审视着西装革履的洋硕士吴宓，露齿一笑道：“我由江山县家中来，要到北京上学。心想吴先生回国，不知到了否？谁想到这样巧啊！”

一番吴依软语，直说得吴宓心荡神迷。转眼看视未婚妻陈心一，那木讷呆痴的模样委实相形见绌，不由暗自喟叹：“杭州产

美女，言不虚传，朱君毅得此佳偶艳福不浅呀！”

像是被强烈的电磁场所吸附，吴宓的心思目力很快从陈心一转移到毛彦文身上。毛彦文顾盼自如、谈笑风生，对在场的每一个人一一问候致意，却也巧妙地以吴宓为轴心，颇有情韵地转悠攀附，不时询问美国的风土人情和未婚夫朱君毅的近况。吴宓侃侃而谈，蓦然仿佛寻觅到了知音。

毛彦文与吴宓一直攀谈到下午4点。毛离去，吴宓怅然若有所失。竟不顾未婚妻陈心一的挽留，匆匆告别了陈宅。尽管岳父大人陈苟卿亲送至火车站购票登车离开杭州，吴宓脑屏上毛彦文与陈心一两个女子的声情笑貌像陀螺似的交错转悠，挥之不去。

8月23日吴宓与26岁的陈心一女士在上海一品香旅社举行婚礼。毛彦文作为陈心一浙江女师同学充当伴娘，她的装饰虽不似新娘身着曳地的雪白婚纱，却也打扮得花枝招展，顾盼生辉。吴宓窥见毛彦文艳绿的绣花锦缎长旗袍，宛似杭州西湖荡漾的粼粼碧波，那雪白丰腴的臂膀莲藕一样鲜嫩迷人。隆重庄严而又紧张热烈的结婚仪式不容他心猿意马、胡思乱想，可是毛彦文丽容芳姿、缱绻情意已像钉子一样楔进了他心坎。在当日的婚宴上，新郎吴宓敬酒致谢时触碰到毛彦文流波溢慧而又幽怨凄迷的眼神，心中涌生起异样的情愫，凑兴道：“毛女士，明年这时节该喝你和朱君的喜酒啰！”毛彦文斜着丹凤眼，意味深长地应答：“多谢吴先生的美意盛情，你将是我一生中最值得倾慕的老师！”吴宓受宠若惊：“是吗？！”

吴宓与陈心一结婚同居仅十日，便匆匆乘火车赴南京东南大学忙他的事业与工作去了。他借居单身教员所住的教习楼的一间屋子，一切不顾，专心备课，用英文写出四门课程的讲稿。新娘陈心一独守空房，叫苦不迭。他却咬文嚼字地回答：欲燕巢幕上，安可得乎？

杭州西湖经霜风而飘零的柳枝上重又披挂上艳绿的丝绦，湖面上的荷叶荷花亭亭玉立顾盼着游子来归。毛彦文好容易在1922年9月初盼得未婚郎君朱君毅回国，早早守候在上海。可是航船抵达这一天，天性好交际的毛彦文却又被一个相知的朋友拉到茶馆聊天去了。朱君毅出船登上码头不见毛彦文的形影，大失所望。他等候了许久，毛彦文才姗姗而来。他疑窦丛生，任凭毛怎么解释，仍耿耿于怀。这年深秋，已入金陵女子大学的毛彦文挽着身穿华丽的蓝缎绵袍的朱君毅到东南大学给教育系学生作学术报告，未及吴宓出门相迎，毛彦文便甜甜地呼唤：“吴先生，你看谁来了？”

毛彦文的未婚夫朱君毅，常以留美教育学博士的高贵身份给东南大学学生作学术演讲，大讲美国及环球教育改革的新路向，听者益众，声名大振。不久又继陈鹤琴兼任教务处长，更加派头十足，不无炫耀地向老朋友吴宓说：“我职位虽不高，但求见者每天数十上百人，实际权力很不小哟！”吴宓听了很不是滋味，暗暗嗤笑其浅薄虚荣。岂知朱君毅积劳成疾，没干上两个月就患上了一场大病，毛彦文急忙送他进鼓楼医院。金陵女子大学功课虽紧，毛彦文仍起早贪黑地精心守护，为给他熬药、煮饭、弄菜，毛彦文常来吴宓家借用锅灶，夜晚也住在吴宓家中。日久天长，吴宓与毛彦文感情渐深，甚而主动移住楼上北室，让毛彦文与妻子心一、女儿学淑在楼下长住。两个月后，朱君毅方才病愈出院。可是朱君毅回国到南京半年过去了，竟然不提与毛彦文结婚，朋友们都感觉蹊跷。

1923年4月，即朱君毅出院两月后的一个星期天下午，莺飞草绿，风和日丽，吴宓获得一个信函，见是毛彦文手书，急忙拆开一看，称说：毅有急事，请宓速即到成贤学舍毅的寝室一谈。

吴宓百思不得其解，即刻奔往。进屋一看，除了朱君毅、毛彦文，还有原国务总理熊希龄的内侄朱经农和朋友余某。室内气有点紧张，朱君毅低头不语，毛彦文却涨红着脸，言辞颇为激忿。她展示朱君毅半月前挂号寄来的信函，疾声朗读：“……毅留美数年，习知美国人的生活，对女人美的标准另有新的看法，毅现今恋爱对象的资格连同婚姻选择的条件，与过去的考虑完全不同。因此毅与彦原订的婚约不得不解除。此事已决定很久了，但为了审慎，今天才提出，敬求彦同意、照办。”

吴宓和朱经农听了如同晴天霹雳，虽已看出一些不祥的迹象，但没想到朱君毅如此冷酷绝情。吴宓连连摇头：“太突然了，太不应该了！”

朱君毅冷冷应答：“半个月来我们已交谈过几次了。”

吴宓和朱经农反问：“彦文才貌俱佳，有哪点不如你意？”

朱君毅苦笑着说：“不错，彦文并无任何缺点与过失，关键在于我的婚姻观念发生了根本变化。”

朱君毅说他现在才懂得姑表兄妹近亲婚配，于子女不好。他所要婚娶的女子再不用看她的学识品貌，只求丰乳肥臀、体壮腰圆。

毛彦文痛斥他忘恩负义，全不顾十多年相爱及订婚的渊源。她与朱君毅早在 1914 年便诗书往来，互诉爱慕之情。彦父为免还本乡财主方某 3000 元债，竟于醉中将毛彦文许配方某之子。毛彦文为忠于表兄朱君毅的爱情，肄业杭州女师，寒暑假拒不回家。1914 年暑假，父亲自来杭州称说彦母病重，毛彦文赶回家中即见宾客盈门，大办喜事，两天后便要出嫁。毛彦文急忙与朱君毅姐姐商量。迎亲这天中午，当花轿临门，宾主欢宴之时，毛彦文乘人不提防，由家中后门走出，即除去嫁装，换上农妇衣服，乘坐守候在那里的小轿，穿田间小路径奔而去。岂知此事被

察觉，其父派出几路人马加紧追赶。其中一路人马挡住去路，问轿中何人？轿夫诡称姓李。追者揭帘察视，毛彦文大惊失色。

幸得毛彦文未叫出声来，她又长期在杭州读书很少回家，这人素不相识，又见是农妇打扮，便也放了过去。毛彦文急忙催促轿夫快走，一直奔赴江山县城，投住在朱君毅家中。君毅父亲是彦文舅舅，自然十分疼爱。再说君毅自幼出天花，保养不好，长一脸大麻子，能得读过杭州女师的新女性的欢爱，真是打着灯笼火把也难找啊！方某见诱婚不成，回头索取 3000 元旧债。彦文父亲气急败坏，公开宣布：要得婚姻自主，必须由彦承担 3000 元债务，同时不准嫁给表兄朱君毅，因为是个大麻子，其貌不扬。

毛彦文在朱家将诱婚脱嫁的详情细节整整写了二十多页，寄给在清华读书的朱君毅。

说到这里，毛质问朱：“事实是这样的么？”

朱君毅默然点头，吴宓当即印证：“毛女士情文并美，我和同学读了无不感慨万分。”并回忆当年朱君毅代毛彦文偿还 3000 元债务，在清华同学及北京各校浙江省同乡中发起募捐，吴宓激于热情，特向父亲仲旗公禀述其事，得允捐赠 50 元，成为《募捐册》上认捐最多的一个。

毛彦文痛说这段漫长曲折的婚恋史，驳得朱君毅张口结舌。

毛彦文见朱君毅仍冷若冰霜，毫无悔过挽回之意，便热泪汪汪地说：“事情既然如此清楚明白，而今朱君毅提出这样荒唐无理的要求，诸位都是君毅的好朋友，请评断是非曲直吧！”

吴宓望见毛彦文粉盈盈的鹅蛋脸上流淌着那么多酸楚的泪水，早就动情了，他恨不能掏出手帕为她轻轻擦拭。只好顺着她的心意温言软语地劝解：“毛女士不必伤心，这只不过是君毅兄一时胡涂。就当什么事也没有发生，青梅竹马，两小无猜，郎才

女貌，天生的一对。过几天不就话明气散了么？”

朱经农和余某也从旁劝解，希望能重归于好。岂知朱君毅已心如铁石，冷冷地应答：“此事我已下定决心，不解除婚约决不罢休。”

大家一直劝解到中午 12 点半，不欢而散。

毛彦文通过这次谈判，愈益加深了对吴宓的了解。她感觉在众多的朋友中，惟有吴宓能了解和体贴自己。她一有事就叩门拜访，不断地向吴宓哭诉心中的怨苦。

吴宓非但毫不厌烦，反觉一天不见毛彦文便空落落的。他带着诗人的气质，从她凄切的哭诉中体验着一种感人至深的甜蜜的忧伤。他日渐引毛彦文为知己，几乎是有求必应，多方奔走支持。

毛彦文频频出击，终于在是年 6 月初将双方父亲一起从江山县请到了南京，朱君毅大为震惊，急切恭迎，声称一切听从父亲、岳父安排。吴宓感念毛彦文的哀情，遂与朱经农共同作东，在东南大学农场餐厅设置午宴，延请朱氏父子和毛氏父女赴宴，把酒祝贺两人重归于好，早日缔结美满姻缘，毛彦文对吴宓感激不尽，双手相握，久久不放。

谁知二老刚刚离开南京回家乡江山县，朱君毅即写信给毛彦文：近日所言所行，全为假意敷衍二老，我俩姻缘早已死亡，恳望善自珍重，另择佳偶。毛彦文读信后气得昏倒在地。

吴宓见毛彦文创深痛巨，哀不自胜，急忙百般抚慰。他一面倒冰糖开水，供毛彦文熨心舒气，一面吩咐妻子陈心一请医生诊治。

毛彦文喝了几口糖开水，感念吴宓的厚意深情，直觉有一股暖流在心窝里涌流奔突。她接过吴宓掏出的白丝绢，一把抹干泪水，凄切说道：“多谢先生的美意盛情，这不是身病，是心病，医生治不了的。”